

书房小趣

血红



现在想来,颇多遗憾。从小到大,好些年间,并无一间真正意义上的书房。

于是,小学时搬家一次,家里不多的一些书就丢了。初中后,自己得了一间单独的卧室,在卧室角落里,有一个那时节流行的双开门书柜,慢慢地,就被我填满了各色各样的书本。高考后,去了大学,又是一次搬家,那些陪伴自己近十年的书本,又散失大半。

大学时,省了好些伙食费,献给了校门口的书店。和床榻组合在一起的小书橱里,渐渐地又堆满了杂书。大学毕业时,懒得发快递回家,只挑了几本实在舍不得的装进了行李箱,其他的书本就随着一大堆的教科书,交给了收破烂的大叔。之后辗转了三四个城市,又重复买书、搬家、弃书的过程,认真想来,还是隐隐心疼。

最后到了上海,有好几年的时间租住,不断地买书,各色书本就随意地堆砌在卧室角落里。又更换了四次还是五次居所,好些书啊,也就这么莫名地在搬迁过程中和自己挥手告别。好些书,是有印象的。它们就好像人生旅途中,那一个个悄然随风消逝的老友,就这么融入了岁月的阴影。

哪怕后来又找到了新的版本,终究不是那曾经的旧人。

结婚后,大抵是一种落地生根的感觉,驱散了那种居无定所的漂泊感。终于是,有了一间不算太宽敞,但是足够敞亮的书房。手工打的书柜,平齐天花板,颇为厚重坚固。锃亮的书柜门窗,则反射了书房窗外的树影。小区绿化极好,书房外,自家小院旁,就连小区的公共绿地,也有几棵大树,比自家小楼高出一倍有余。枝叶葱茏,满眼绿色,偶有大风吹过,树影摇曳,鸟雀乱飞,隐隐给人一种身处丛林之感。在钢筋水泥堆砌的都市丛林中,有这么一方静谧的小空间,也着实是难得。

每日一大清早,洗干净那个可以装两斤水的大茶缸,抓起一把茶叶撒进去,一壶开水倾泻而下,小小的书房里就有一缕茶香飘逸。于是,大半天的润口粮,就有了。茶水白气冉冉升腾,小音箱欢欣鼓舞,键盘“咔嚓”乱响。枝叶的影子在纱帘上乱晃,鸟雀在书房的屋檐上筑巢,每每有大小不一的翅膀在书房窗棂上乱挥,敲得玻璃“咣咣”直响。不多的时候,家里两只日益肥硕的猫,会昂首挺胸撞进书房,这里抓抓,那里嗅嗅,斜睨我一眼,极其无趣地又溜达消失。日子就在这般悠闲的,一天一天的晃过去。一篇一篇的文章被键盘敲了出来,身后的书柜里,原本疏朗的空间,又逐渐被一本本的书本充盈。渐渐的,这一溜儿书柜有点不够用了,于是,又将阳台旁一个小房间开辟成了小书房,装了两个书柜。等那两个书柜也快填满,在自己卧室的床头,又塞上了一个书柜。

渐渐地,那个书柜也快装满了,就在那个每日里写稿的、正经的书房旁,那个小小的休息室的小沙发靠窗处,又多了一个书柜。总感觉,随着家里书本不断增加,日后总要见缝插针地,将一个又一个新书柜,杵在家里各处,逐渐将好些无用的空间,变得书香四溢。但凡有书、可读书的地方,都是书房,这个概念,是不会有差的。

日子总是平淡的。每日里的正经事情,就是写写稿子,这是不用耗费什么精气的。写稿之余,或者坐在书桌前,或者躺在沙发上,捧着书本,在指头和书页的轻微摩擦间,时间就这么一缕一缕地消逝了,自己脑子里,却逐渐地多了一些填充物。这种感觉,极好。

于翻书间,时间飞逝,却并无虚度时光的感觉,反觉得充实且满足。谨愿余生,与书为伴,就浸在这书房中,就浸在这书香里,足够了。

日常家庭里的各式小摆件,在家中自有一番温馨的诗意与情趣。别看小摆件的“小”和“微”,似乎有点微不足道,有的甚至很不起眼,却给温馨的家庭生活和屋内的艺术点缀营造了别样的精彩。每天乃至每时每刻,我总是对它们情有独钟。

闲来无事,从容地把玩一些小摆件,对自己和家人而言自是好处不少。这是因为它们形态各异,常常是妙趣横生,使满屋的风景能够溢出无尽的风采来。譬如,墙面上精心悬挂的点点装饰小摆件,餐桌茶几下摆放的方形、圆形、菱形垫子小摆件,袖珍花草内置放的些许点缀小摆件,自行创意的各类艺术小摆件,沙发凳椅用的坐垫小摆件等,都是一个自成一体、曼妙“小景观”,由此组合成了家庭里雅韵的美丽图案。这些跃出表象的小摆件,尽管大多小巧玲



智慧快餐

郑辛遥
激怒对方的有时不是说错,恰是说对。

在我卧室的白粉墙上,挂着正宇先生的两幅作品,一幅是他在古稀之年用草篆书写的毛主席《咏梅》词,笔力道劲,整体布局、字体结构十分隽美;另一幅是他在丙辰清明时节所作的荷花小品,那似泼墨画而成的黛色荷叶几乎占了大半个画面,犹如铺天盖地压顶而来的一块乌云,而冲着它昂然怒放的却是一朵艳丽夺目、生机盎然的大荷花。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仿佛正从花蕊中吐溢出来。

我是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那么这位当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怎么会挂到我的家里?这还得回溯到多年前的岁月中去……1963年6月13日,那是一个晴朗明丽的仲夏天。早上,我和妻爬玉皇山游览。中午前,我们抵达山顶的“福星观”。临窗坐下,一边品着龙井香茗,一边远眺窗外旖旎风光。这时忽见外面进来了两位茶客。男的约摸五十多岁,女的年轻一些。他们俩走到我们桌边,女的操着无锡口音对她的丈夫说道:“你呀,得好好看看这一带的山水风景,回去画它几幅出来!”“啊!他原来是位画家!”我俩恍然大悟,我站起身来恭

敬地请教这位先生的尊姓大名。承他相告,我才知道他原来就是那段时期常给《人民文学》作装饰画的美术家张正宇先生。张正宇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他和他的胞兄张光宇是我国早期的著名漫画家。从和张先生的交谈中得悉,他现在任职于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专门从事舞台美术设计,曾为《屈原》《马兰花》《巧媳妇》《豹子湾战斗》《沙恭达罗》等中外古今名剧设计过舞台布景。最近他又完成了彩色动画片神话剧《大闹天宫》下集的设计(和其胞兄光宇合作)。我真不敢想象,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美术家今天居然和我们在玉皇山上邂逅,而且大有一见如故之慨。为了使这次萍水相逢留下一点什么纪念,我终于大胆地向这位画家启齿,请求他给我随便画点什么。画家起初迟疑了一下,脸上露出一丝为难神色,我下意识地翻检了一下随身带的挎包,总算运气,捡出了两张空白的白色信封。我递给画家,画家面露喜色,理解我的心意,随即拔出钢笔对我说:“就给你画一幅肖像漫画吧,只怕画不好。”说罢,就戴上老花眼镜,给我摆

玉皇山巅的友谊
——忆书画家张正宇

董葆罗

皮恩扎小镇,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托斯卡纳大区的每个小镇都有城墙,但皮恩扎的城墙是保留得最为完整的,风景也是最美的。皮恩扎毗邻蒙特尔奇诺,被称为“文艺复兴都市生活的试金石”。它建于一座小山顶部,可以鸟瞰奥尔恰河、阿索谷和一望无际的农田。199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托斯卡纳地区的风格是乡村的,简朴的,更是优雅的,它的建筑与大自然有机结合,将当地奶白的象牙般的白卵石、出名的金色托斯卡纳阳光、红色的土壤、浓绿的森林、葡萄园和牧场、浅绿的橄榄树果园、泛着红宝石光泽的Chianti酒和鲜红的西红柿等各种颜色调和在一起就是托斯卡纳。皮恩扎小镇拥有的就是这样的风光。小镇安静、整洁,我看到一对年轻夫妇推着孩子走来,几个年轻人坐在一起喝着小酒,完全像我想象中的隐居之地。脑海里不由得闪现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而他的《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以躬耕细节体现返璞归真;王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则勾勒出竹林独处的空灵意境;李白《寻雍尊师隐居》“拨云寻古道,倚石听流泉”展现探幽访隐的心怀。那时候,他们所述述和向往的地方也许就是皮恩扎这样的

一个端坐的姿势,然后凝神向我打量了一下,似乎在捕捉我脸型特征,接着就在信封上移动起笔杆来。几乎不到三分钟,一幅漫画就创作好了。但他似乎不满意,一撕两半,揉成纸团,丢到桌子下。

“画得不好,我给你重画一张!”画家十分谦虚,说完,就在第二张空白信封上又轻重疾徐地磨动起笔尖来。第二稿同样不到几分钟画成了。在稍作改动几笔后,他终于在画稿的右下角熟练地签署上自己的名字:正宇。并写上“1963”字样。画家夫人这时插话道:“张先生在画上签上名,就表示他画得满意啦!”画家把画高兴地递给了我,我接过来一看,不由得暗暗叫好。先生只不过寥寥几笔,就把我的面部特征十分形象而夸张地勾勒出来了:凸出的颧骨,鼻梁上架着一副很不时髦的眼镜……“真像,真像,活脱活像!”站在我身旁的妻子看了画也情不自禁地交口称赞起来。这幅肖像漫画,虽是画在一纸极为普通的白色信封上,我却十分珍惜它。这些年来,它一直贴在我的一本相册的扉页里。

记得那天在湖滨分手的时候,正宇先生夫妇再三热诚地邀请我们将来有机会去北京时一定上他们家去做客。他在回到北京以后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就引用了王勃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将我视为知己。

事有凑巧,当年10月,我受浙江省教育厅派遣赴京参加全国职工中等学校语文教材编写工作。终于和正宇先生夫妇重逢了,我们紧紧地握着手,感到喜出望外。我们分别才不到半年呢!这真是天从人愿。没过几天,正宇先生就让夫人陪同我去青年艺术剧场观看由田汉编剧,由他设计舞美的话剧《文成公主》。我在北京一呆就是两年。周末晚上,星期天,节假日,我几乎都在正宇先生的家里无拘无束,十分愉快地度过。我跟正宇先生接触、领教多了,对他的印象也更深刻了。先生家里宾客不绝,不管是“鸿儒”抑或“白丁”,先生都一一热情接待。先生与之交谈时,也总是平易近人,蔼然可亲,谈笑风生,就连坐在一旁的我,也常有一种春风拂面,照日暖人之感。

1975年春天,正宇先生来信谓其将偕妻子回故乡一行,并顺道来沪、杭一游。我和先生打1965年在京一别,转眼已有十年未相见了。十年来,隔山隔水,却隔不断我们彼此的思念之情。六月中旬,

清幽小镇。这样的小镇或许能容下他们远离尘嚣的身影,激发他们汨汨冒出的诗意。

皮恩扎有着700年历史,汽车不能进入,只能步行,这样更能感受到一种原始古朴的气息,小镇是完全按照文艺复兴时期风格打造的,颇具文艺复兴特色的各种教堂、宫殿、市政大厅等石灰岩建筑均围绕广场而建,至今透出古朴艺术的气息。我趴在小镇古老的墙上,看一望无际的田野和远处的山谷,被这种宁静感染得激情澎湃。透过这种幽静,我理解了皮恩扎人的单纯和朴实。他们快乐地生活在这里,街道干净,商店里琳琅满目,他们享受着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我注意看那些当地年轻人,他们畅谈着,愉快地大笑,他们富足而悠闲,全然不在意我们这些外来旅客来回穿行。我们团队的人每人买了一个冰激凌,享受着优雅小镇的氛围,惬意地品尝着冰激凌。

我在一个石盘上坐了一会儿,体会皮恩扎带给我的快乐。皮恩扎有民宿,如果能住上几天,一定能更深刻地体会陶渊明、王维、李白诗歌里隐居的趣味。对探究皮恩扎人更有深度。悠闲里的不急不躁,皮恩扎让人浮想联翩,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好奇心。这里早晨是田野的飘香,傍晚是日落的霞光,朝朝暮暮,一日一日,人们祥和地相处,把日子过成了诗和远方。

他携眷赴沪。循着他的足迹,我仿佛看到他迈开步子一步一步地正在向我走来。正宇先生兴奋地来信告诉我道:“吾弟盼我殷切,至感!把晤有望,一切面倾。”可是,犹如晴天霹雳,七月廿七日,我接到正宇先生发自无锡的一封信云:“余在沪酬酢冗忙,饮酒过度,致嗓音失声,竟成哑巴了。月中离沪归里,延医调理。”我原以为先生在故里休息一段时间后定会来杭州与我一会的,可万万想不到这位出生在江南的著名书画家这次南归探亲访友,赏览春色竟是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又有谁会想到上海居然成了他这次南游路上的终点站?

十多年来,正宇先生一直在盼望着有那么一天会重来西子湖畔和我相会;我也一直在期待着有朝一日,我会陪伴先生二上玉皇山,重温昔日我俩结识之缘,并一吐蕴蓄在我心怀的情愫,可是……我的这个美好的夙愿已经成了我毕生无法实现的一件憾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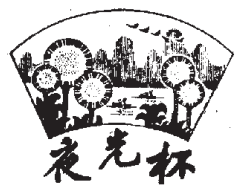
风

刘笑冰

身体,干爽了,烦躁的心就平静了。风清月明,夏日晚上的风是刻着人们记忆的,一上身,就让人仿佛回到躺椅板凳齐上阵,男女老少共纳凉的年代,就想起摇蒲扇的外婆,讲《聊斋》的父亲。

倚槛追风,夏日的风是可以做文人笔下道具的:风姐把袖子挽了几挽,蹑着那角门的门槛子,笑道:“这里过门风倒凉快,吹一吹再走……”

而晚夏的风,大自然赐予的恩物,最绿色,习习扑面,伴人静聆蟋蟀、蝉、蛙、蛩的天籁合奏,月色倾泻,洗去鬓间衫上的尘土,挤压掉负面的情绪,助谋一个好梦,于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又要来了。



雅玩

创意小摆件

邵天骏

宠,似有似无,浓淡又淡,却拥有各自不同的广阔回味空间,常使我百看不厌、百般欣赏,于是就特别喜欢。

如今,我对家中点型袖珍花草小摆件也是爱不释手,难以轻易舍弃。有的呈现于透明半圆的玻璃空间内,透出绿意点点;有的则以假山、蜿蜒的山路作为意象衬托,艺术魅力于徐徐地弥散开来。还有一种我自行创意的艺术小摆件,妻子说同样能够达到上下自如、左右一气呵成的良好韵味,像用细长铅丝勾勒成的一个漂亮自行车造型,家人也以为显得非常巧妙,同样是爱不释手。我的另一个所谓“绝活”是,在装饰橱里用几种高低适当、造型各异的酒具进行排列组合,无形中衬托出了一种高雅的空间情趣和浪漫的艺术情调。家人对此的精神依托和乐观豁达,对生活的热爱,无疑是人生风景里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喜欢美,从来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在我家里,墙面上悬挂着的装饰小摆件,较多地考虑它的艺术审美性、图案寓意性,并且要兼具优雅的风格特征。来我家里的客人在从容、轻松欣赏的同时,可以多多少少地感受主人思维的活跃程度。餐桌茶几下的垫子小摆件,由于平时的使用频率很高,在注重其质地优良的同时,还要较好地突出它的小工艺品性质,尽可能地发挥最佳的美观视觉效果,由此凸显主人的细心和用心,从而反映其对日

七夕会

常生活品质的内在诠释和重视程度。